

# 逃

贺非露

# 犯

激情再现 仕途百态 欲海万相  
真情演绎 官场风云 情场悲欢



# 逃犯

贾非著

一个英俊潇洒腰缠万贯的年轻男子  
一群青春靓丽人见人爱的花样女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逃犯/贾非著. — 路西: 德宏民族出版社,  
2004

ISBN 7-80525-841-4

I. 逃… II. 贾…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61536号

书 名: 逃 犯

作 者: 贾 非

---

|                          |          |      |              |
|--------------------------|----------|------|--------------|
| 出版·发行                    | 德宏民族出版社  | 责任编辑 | 思继春          |
| 社 址                      | 路西市青年路1号 | 封面设计 | 阿 牛          |
| 开 本                      | 32       | 印 刷  | 四川洪兴印务有限公司   |
| 印 张                      | 14       | 版 次  | 2004年5月第1版   |
| 字 数                      | 350千     | 印 次  |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 |
| ISBN 7-80525-841-4/I·513 |          | 定 价  | 23.80元       |

---

这是一出权势下滋生的悲剧；  
这是一幅官宦们生活的百丑图；  
这是一部爱的华章；  
这是一首情的诗歌。  
她生猛！她渲泄！她高歌！她呐喊！  
爱是没有界限的，哪怕是对一个逃犯！  
恨是无法控制的，哪怕是对市长父亲！

安小龙年轻貌美的妻子孙幼兰酒醉后被银行行长和厂长轮奸而自杀身亡，留下年幼的女儿和悲痛丈夫安小龙。为报仇，安小龙多次行刺银行行长未果，后加入一抢劫团伙准备抢劫银行。行动前两天，他退缩了。劫犯在逃跑途中将所劫钱财丢于道旁，他偶然获所。劫犯在逃亡途中被击毙，安小龙逃到琴岛市化名安永祥，在酒店偶遇泰国大老板姜振山。成了姜投资的鑫华金店的经理。

为了获得一份好工作，青春靓丽的张艳芬投入了外贸局长杨志峰的怀抱，心甘情愿地成了权势的玩偶，在杨志峰有了新的玩偶后嫁给了大她二十多岁的海关关长陆秉祥。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艳芬在舞厅认识安永祥，并被他的潇洒英俊深深地吸引住了，主动投怀送抱。

副市长任国梁利用手中权势奸淫少女、花天酒地、寻花问柳，先后设法弄死了自己的两个漂亮妻子而娶了自己的表小姨子。大女儿任秀君对任国梁心灰意冷，亲情渐淡，欲去日本投靠姨妈。无奈手中无钱，只得到歌厅作歌女，遭一大老板骚扰，被安永祥搭救，后再三恳请委身于安永祥，怀着他的孩子飞去了日本。

女企业家张玉凤年轻漂亮，在企业家座谈会上，被任国梁盯上，任下定决心一定要将她搞到手。他千方百计，想办法最终还是让她逃掉了。他用权势打击陷害她，结果是安永祥替她解了围。

张玉凤深深地爱上了安永祥，她的爱感动了他，他接受了她的爱，她的爱也感动了一直在追查安永祥的刑警，她的表哥靳怀德。

真相曝光，安永祥在张玉凤及其表哥的陪同下去了公安局投案自首。

几年后，在爱的陪伴下，安小龙出狱了，迎接他的除了张玉凤、任秀君等人外，还有他的三个女儿。

## 第一章 金店经理 → → → P1

纯粹是邂逅之间，遇上一位同住的旅客，没想到那位旅客竟然使他意外地得到了安身立命之所。

## 第二章 义薄云天 → → → P22

在有信念的男人和女人心目中，良心并不是儿戏——无论是有心还是无心，总而言之，他的一些作法使他得到了信任的爱戴。

## 第三章 知名人士 → → → P42

在智慧提供给整个人生的一切幸福中，以获得友谊最重要——友谊和信任不但使他站住了脚，还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成了位知名人物。

## 第四章 酒绿灯红 → → → P65

只要是女人，不论你用哪一种方法赞美她，都可以赢得她的欢心。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他竟得到了一位贵夫人的青睐……

## 第五章 林家五虎 → → → P93

各种欲望用两个词便可以概括：金钱和享乐——权势和地位冲昏了他们的头脑，于是乎，他们也就成了魔鬼的伴侣。

## 第六章 官场内外 → → → P112

女性的本身是献身，职务不能代表他的灵魂，冠冕堂皇的场合里也有极大可能掩盖着邪恶……

## 第七章 女企业家 → → → P135

假如现在你碰到无从着手的困难，你应下决心投入其中，如此，你原本认为不可能的事，也会变得可能——

## 第八章 午夜噩梦 → → → P159

想拥有更多财产的欲望，驱使付出的更大的冲动——谁也不会想到他竟然是个重案犯，春风得意并没给他带来心理的平衡……

## 第九章 情仇难辩 → → → P180

男人的爱情，从他得到肉体满足的瞬间起显著减退，不管哪个女人，在他看来都比自己的女人有魅力。

## 第十章 潭底沉冤 → → → P197

在这个寰球上，没有比人凶恶的动物。狼是不会自相残杀的，但，人就会把活生生的人整个儿吞掉——

## 第十一章 宦门眷属 → → → P227

爱情和嫉妒激发出强烈的欲望，创造出虚幻的意象和观念，并且足以蛊惑人的心灵。

**第十二章 耀祖光宗** → → → P244

成功是种绝色的染料,它使一切丑恶得到掩盖——一部电视连续剧使他成了名,但绝不能说他会因之变成一个天使。

**第十三章 超级情人** → → → P258

男人同情的效果,往往要比女人的同情超过十倍地打动女人的心——出于义愤,他慷慨帮助一个险些失贞的少女,却没有想到……

**第十四章 难女情痴** → → → P276

在人心最软弱的时候,爱情最容易入侵:那就是当人得意春风、忘乎所以和处境窘困、孤独凄零的时候……

**第十五章 旗鼓重振** → → → P298

不论对任何困难,都绝不屈服——他悄悄地帮助了她,使她的企业得以起死回生;而这种“悄悄”更加打动了她的心。

**第十六章 铁面有私** → → → P318

语言满可以把死人从墓中叫出来,也能把活人埋入地下;语言可以使侏儒变成巨人,也能将巨人彻底打倒。

**第十七章 有苦难言** → → → P343

女人有一个弱点,就拿怜悯心来说吧,它很容易变成爱情——只是由于怜悯真心地爱



上了他；然而，他也只能……

## 第十八章 血泪鸳鸯 →→→P368

当维系人世的法律、忠诚和善良全死了，四周一片荒凉，一切是夜的时候，只有爱情还发着光。

## 第十九章 法外情深 →→→P393

具有热忱心性的男人或女人，总会对他或她接触的人们产生磁石般的影响力——当他真正地接触到实际问题时，也认为法外……

## 第二十章 天网恢恢 →→→P416

与死相比。承受痛苦更需要勇气——既然是天网，就难免无论什么东西都装入其中；不过，他所感受的却是常人难以想象……

## 尾 声 →→→P436

人们所关心的是：他还会回来吗？……

## 第一章 金店经理

纯粹是邂逅之间，遇上一位同住的旅客，没想到那位旅客竟然使他意外地得到了安身立命之所。

入暮后开始的那场小雨早就悄悄地停了，徐徐吹来的海风使空气显得更加清新。

望海宾馆虽然还够不上“星”级，但在青岛市也算得上是一家颇具规模的国营宾馆，尤其是地理环境优越：站在五楼以上楼层的朝南客房的窗下便可以望见浩瀚无垠的大海，打开窗扇，潮湿、凉爽的海风徐徐吹来，令人感到惬意。每年旅游季节，这儿几乎人满为患，整天车水马龙，操着南腔北调口音的游人争先恐后地住进来。如今，迎暑期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毕，新装修的门面，前厅又比去年更上一层楼：华丽板全装修，彩色枝型吊灯，猩红色地毯……

然而，坐在望海宾馆楼下大厅总服务台里的吴丽娜却感受不到一点儿海风的气息。

吴丽娜，二十四五岁年纪，身材窈窕，婀娜多姿，脸颊白嫩，秀眉大眼，乌黑的长发瀑布般地披散在肩后，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对眼角儿微微上翘，就像在微笑一样。虽然同样穿着统一制作的藏蓝色西服裙，却要比别的服务员多出几分妩媚、娇艳。还

没入夜,但上客高峰已过。几个女伴儿轮流休息去了,适才几个人在一起说说笑笑还不觉得怎么样,如今,硕大的总服务台里就剩下了她一个人,寂寞和孤独便包围了她。

她最讨厌上夜班了,尤其是在丈夫去广州进货的时候,如果不是上这倒霉的夜班,此刻,正可以在舞厅里把被丈夫禁锢的舞瘾尽情地发泄一下。她点了支烟重重吸了两口,尽管呛得禁不住要咳嗽,也总算打起了一点儿精神。刚刚摆脱了朦朦胧胧的睡意,却又禁不住胡思乱想起来:“人为什么要结婚呢?”

她原以为结婚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可是婚后,丈夫却不愿漂亮的妻子与别人接触,什么打牌呀,跳舞呀都在他的限制之内。自从丈夫做生意挣了钱以后,心也开始花起来,居然背着她在外边有了别的女人。为了报复已去广州出差的丈夫,她去舞厅认识了一位姓姜的华侨。事情是这样的,那天傍晚,下班以后,吴丽娜热了点剩饭胡弄吃了,梳妆打妆后赶到“星辰”舞厅时,舞会已经开始了。她拣了个角落处坐了下来。身边坐着位风度翩翩的中年男士,一个娇滴滴的姑娘正“格格”笑着和那男士饶有兴趣地说着什么。这一瞬,她莫名地感到非常孤独,两眼睛情不自禁在舞场里转来转去。

悠扬的华尔兹舞曲响了起来。

吴丽娜有些懊悔了。她非常喜欢跳华尔兹舞,而且跳得非常好。以往,每次在舞场上和舞伴儿翩然起舞,她都会感到相当兴奋,待舞曲结束的时候,舞伴儿的赞语更使她情不自禁地飘飘然。就在她懊悔之时一个青年走到她面前,礼貌地笑了笑,说:“小姐,请您跳一曲好吗?”

她瞥了一眼对方穿的那件半新不旧的西服,淡淡一笑:“对不起,我不会。”

青年陪着笑说:“您别客气,我见过您跳。您跳得的很好。”

她又瞟了一眼他长得相貌平平的脸,摇着头说:“你看错人

了,我不会。”说完便不再理睬他。

那个青年无可奈何地走了。

一会儿又有个人走了过来,轻轻说:“小姐,跳一曲吧。”

吴丽娜不觉眼前一亮,那双锃亮的名牌皮鞋“金利莱”、那套“皮尔卡丹”衣服以及他左手指上戴的只硕大的金戒指让她相信这是一个非富即贵的人物。她已经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

吴丽娜蓦然发现对方竟是在宾馆里住的那位华侨。他五旬开外中等身材,国字脸,浓眉大眼,留着两撇短髭,全身上下充溢着男子汉气息。

那位华侨舞跳的并不十分好,揽了吴丽娜腰肢的那只右手力量也稍嫌大了些,然而,她却莫名其妙地感觉到了一股难言的温馨。一曲结束的时候,她陪着他走到场外,坐在了他的身边。在舞场里,这是一种微妙的暗示,表示着下一曲舞还可以在一起跳。那位华侨自然也就当仁不让,当乐曲刚刚响起来时,他已礼貌地站了起来。之后,虽然没有约定,但一连几个晚上,吴丽娜都和那位华侨在舞场里邂逅,而且,也几乎完全是在一起翩翩。

前天,两人跳过两场之后,是支缠绵的慢四步曲子。在跳这种曲子的时候,舞伴之间的动作一般都比较缓慢,轻柔,仿佛是活动之中适度的休息。正由于动作幅度不大,两人之间的距离也稍显近些。在这瞬间,吴丽娜更加清晰地感受到了对方身上的那股男子汉气息,心里不由萌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她在迟疑了一阵之后,终于率先打破了沉默:“先生,您是在我们宾馆住吧,记得您是位华侨?”

对方微笑着点了点头:“我侨居泰国。”

“我叫吴丽娜,先生贵姓?”

“我姓姜,叫姜振山。”

“看您的风度,肯定是位大老板了?”

姜振山的右臂似乎是不经心地用了点几力——两个人原就挨得很近,一刹那,他们的胸几乎贴在一起。姜振山微笑着说:

“吴小姐，您也忒有眼力了。”

吴丽娜的右手指在他的手上掐了一下，嗔笑着打断他的话：“又是小姐。您看我这年纪，还哪里是什么小姐。”

“不，细端详起来，您或许已经有二十多岁。可是，咋看上去，还真让人以为您是位姑娘。您别笑，我绝不是有意恭维您，其实，您要比一般的姑娘还……”“还”怎么样，他没有说下去，然而，吴丽娜却为他的“绝不是有意恭维”痴迷了。

吴丽娜对自己的容貌相当自负，却从未敢幻想过自己在别人的眼里还是个姑娘。她甜甜地微笑着，两眼痴痴地望着姜振山的眼睛。蓦地，她发现他的眼里似乎燃烧着一股火，炙人的火，在那火焰的中间有个小人儿，她即刻领悟到了那“小人儿”正是自己，自己在他眼里的火焰中间燃烧着！她心里不禁打了个突儿，就像自己的周围真的有一团火一样。

灯光幽暗，乐曲缠绵。

两个人的身体已经紧紧贴在一起，她情不自禁地一阵悚栗。她真切地感觉到他的身体的某个部位在渐渐发生着变化，暗暗一笑。

姜振山俯在他耳边，迟疑下说：“吴小姐，这儿太热了，咱们出去散散步，好吗？”吴丽娟微笑着点了点头。

两个人出了舞场，刚走出几步，姜振山忽地叫住了一辆的士。吴丽娜仿佛意识到了什么，忙说：“姜先生，我的自行车……”

“一会儿回来取，来得及。”两个人半拥半偎地坐了进去。

当的士把他们送到“望海宾馆”的楼下之后，她毫不犹豫地远远跟在姜振山的身后，走进了他的房间……

突地，恍惚听见厅门轻轻响了一下，吴丽娜打了个激灵，美好回忆被一下子打断了，她抬起头望过去，果然有个人走了进来。神态从容，一步步地走近了……首先肯定：来的是个男人，中等稍高身材，衣冠楚楚，手里握着个精致的小皮箱。然后又看

出他肤色较白，秀眉朗目……”吴丽娜心里突地动了一下：竟然只是个仪表堂堂的青年！神态中带着些许少女般的羞涩，说话的样子也很拘谨：“小姐，还有单人房间吗？”

吴丽娜撇着小嘴说：“想住单人房间就得早来，您也不看看，都快九点了哪儿还有那么合适的房间。您又没预约。”吴丽娜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带着娇艳的笑，一双媚眼儿在对方的脸上瞟来瞟去，仿佛是在温柔地抚摸。她说话的声音宛如春风，字正腔圆、优美动听。

然而，那个青年却显然没能够完全最起码是没能深刻理解对方语言之外的含义，他怔了一下，迟迟说：“小姐，我、我睡觉的时候有些不好的习惯，很容易影响别人。求您帮帮忙，无论如何想办法给解决一下。”

吴丽娜并没介意对方的不理解，顺着他的话说了下去：“其实呢，我们当服务员给顾客们办点儿事是应该的，您不必客气。您也先别高兴，暂时还很难说就一定能给您解决，您是否可以告诉我，您打算在这几住多长时间？”

“大约得住一星期吧，或许还要长些。”

“一个星期，或许还要长！”吴丽娜默念了一遍对方的话，妩媚地笑着说：“您别介意，事儿是这样，我们六楼上准备了一些高级间，是特意给留宿时间比较长的顾客们准备的，一般住三两天的我们不往那儿安排。不过……”

那青年迟迟问：“您的意思是不是房价贵了些？”

吴丽娜微笑着点了点头。

“没关系的，我……”那青年的话刚说到一半，便见吴丽娜的手已向 he 伸了过来。他只稍一怔，即刻明白了，忙取出身分证。

吴丽娜接过他的身分证，瞟了一眼，看清上面有“安水祥”三个字，连号码也无意细看，正要连同住宿单一起递过去却又迟疑了。她仔细看了看那个身分证，又打量了那青年两眼，心里不禁

有些遗憾：“这么英俊的小伙子给人家照成这副样子——摄影员是怎么搞的！”他迟疑一下，面带娇笑说：“安先生，说实在的，这个身分证上的照片还真有点儿不像您。”

安永祥仿佛吃了一惊，有些慌乱地说：“不、不会吧，怎么可能！”

“呵，看把您急的，我又没说不让您住下。”

吴丽娜“格格”笑了起来，笑声宛如响过一串银铃，说话的声音更甜：“我的意思是说您本人比这上面的照片精神多了。这些摄影师把个挺帅气的小伙子照得走了样——是怎么搞的？”

“哦，”安永祥暗暗吁了口气，说：“原来是这样。办身分证的那段时间，我正赶上有病。”

“这也难怪。”接着身分证、住宿单随着娇笑声一起递了过来。一应住宿手续办完之后，吴丽娜脸上的娇笑仍然没有消退：“您自己上六楼去吧。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我，愿意为您效劳。”

## 二

六楼值班的服务员带上房门离开以后，安永祥就像是累脱了力，即刻仰面躺倒在席梦思床上。直到这时，他才感觉到自己适才出了一身冷汗，心跳仍没平稳下来：“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个服务员究竟是工作认真，负责，还是多事？我和堂弟长得那么像，连单位里的人全说我们是孪生兄弟，她……

“不会啊，怎么可能？”

“不，我不能在这儿住下去，明天，最起码得挪个旅馆。不，干脆离开！”

“笃、笃、笃……”

敲门声又重又响，仿佛是直接击在他的心上，他大吃一惊，呼地坐了起来，脸色都变了。”

然而，心惊归心惊，在这种情况下便是不去开门已无异于掩耳盗铃，毫无用处。他下了床，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和声音都在颤抖，问了声：“谁？”缓缓打开了房门，看见门外站了个三十来岁的红脸汉子，又问了声：“你找谁？”

那八叔颜一笑：“打扰了，小哥，您贵姓？……”

“我姓安，”有什么事吗？”

“哦，是这样，我就住在隔壁，我们正热热闹闹打着麻将，那个朝阳的老陈让电话给叫走了。大家好不容易凑到一块儿，来，您小哥来凑把手吧。”

“实在对不起，我不会打麻将。”

“您开什么玩笑，像您这样的大款，竟说不会打麻将，就是把死人说得从棺材里跑出来，也没人会信——来，来、来！别客气！”

“我真的不会。”

“是不是怕输了钱回家没法儿和老婆交待？哪儿写着您就一定输。没关系，咱先讲好了：赢了是你的，输了由我兜着——这总可以了吧。”

“我怎么会……”碰上这样的主儿，谁也没有办法。

安永祥真不会打麻将。当然，也不是完全不懂，最起码条、饼、万还是认识的，一，二，三，四、五也能分清楚，至于怎么把那些小方块凑到一起、和牌，则是另外一会事了。他虽然跟着对方去了，也坐上了牌桌，却表现着充分的无可奈何——除特别明显的情况之外，还要不时问问身旁的人：自己是不是已经和了。然而，只过了一会儿，大家都以为他在故意装傻了——便是安永祥自己也觉得奇怪：他连和两把之后，轮到坐庄，居然久坐不下，直到一把牌已经和了却没看出来，才下了庄。但再开局的时候，竟然闹了个“杠开”！

虽然输赢不大，但还没等到“换风”，那三位脸上的汗可都下来了：他们手边和衣袋里的零钱已几乎都转移到了安永祥的身



边,其中还有几张淡青色的百元大钞。如果是输了,安永祥还可以推说自己不会玩,尽早地退出战场,然而眼下的情势是他一赢再赢,简直赢得不可收拾。在这种情况下退场可就有些说不过去了,他只好坚持下去——继续赢钱,赢得他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但又有什么办法,和了的牌只好推倒,尤其他已经渐渐熟悉了和牌的方法。他身边赢来的零钱找出去,转眼间,那些钱又像恋家一样被人送了回来。他冷眼看了两次桌旁胡乱堆着的钱,肯定已不下千元之数!

终于,有个清瘦脸的中年人招架不住了,他迟迟站起来,把该付给安永祥“庄自摸、飘牌”,自己身边仅存的八元钱往对方面前一扔,说:“安小哥牌艺高超,我服到家了。咱们明天再玩。”

那个把安永祥请来的红脸汉子虽然也输了个稀里哗啦,却总觉得有些不好意思,站起来拦住那人说:“老杜,你这可就有点儿不够意思了,怎么也得玩下八圈来呀,这么半途中退场不好吧!”

那中年人赧颜说:“实在不好意思,口袋里没,没有钱了。”

红脸汉子从床头的皮包里掏出两张百元钞票,往那汉子面前一扔,大大咧咧地说:“真他妈没出息,你先拿去,我就不信邪”

安永祥迟疑着站了起来,笑着说:“诸位,说句实话,我还真的没玩过麻将,这些钱该哪位的,哪位拿回去。我……”

红脸汉子的脸沉了下来,冷玲说:“安小哥,你这是什么意思,拿哥儿们潮着玩儿怎么着?别说是千儿八百的,就是三万,五万,又算得了什么?!输了就是输了,谁他妈脸红,谁是三孙子。来,咱们坐下,不到天亮谁也不许走!”

“我……”安永祥无所措辞了。

正在这时候,一个中年人推门走了进来,“呵呵”笑着说:“几位玩得挺开心呢,咱们凑凑热闹怎么样?”

几个人的目光唰地转移到那个人身上。这是个年逾五旬的汉子:中等身材,一张国字型的脸,浓眉朗目,鼻子和嘴的线条都